

自序

張光裕

西元1939年出世在台中縣大雅鄉
蓮蕉花台文雜誌發行人

建築學界有一句話，講：「建築是文化 ê 表徵」。其實，語言 mā 是文化 ê 表徵——咱款 ê 文化，就產生咱款 ê 語言。文化優秀 ê 族群，有豐富 ê 語彙、精良 ê 語言，thang 好 tī 個複雜 ê 社會中，互相表達、互相溝通。

族群 kah 族群 thát-chih，像旅遊、貿易、留學、出使、移民、侵略、通婚等，必然會選擇吸收他族群異文化 ê 新奇事物、新觀念，有時順便借用表達 chit 種新事物、新觀念 ê 語言，che 就是學術上所謂借詞，俗稱「外來語」。無論動機是需要或是 tòe 流行，一般攏是弱勢族群向強勢族群吸收 khah-chē ê 異文化；無論形態是借音或是借義或是音義並借，也是弱勢族群向強勢族群借用 khah-chē ê 外來語。各族群用 chia=ê 新事物、新觀念來 kā 家己 ê 文化、語言補血強身。

自古以來，無一個族群 ê 文化優秀 kah mā 免去吸收其他族群異樣文化 ê 精髓，仍然會得繼續保持優勢。所以自古以來，保持文化優秀 ê 族群，語言必然是複雜無純，濫摻足 chē 足 chē ê 外來語。純種語言 ê 自閉族群，個 ê 文化、語言欠缺抗體，對外來文化無免疫力，擋不住 tiāu 外來文化 ê 侵襲，早就敗血死亡。

世界強勢語言，像英語、日語等，tī 演進過程中一直吸收異文化、新語言，由起初 ê 貧乏到當今 ê 豐盛，現此時攏是混合了數十 pha ê 外來語。本書內面，編者 mā 驚麻煩，根據韋氏大辭典等，將英語等 ê 外來語源流程一一交代，是為著 hō 大家了解任何語言 ê 成長攏需要新血，堅定大家 tī 台語中使用外來語 ê 信心——咱用外來語，mā 是咱文化低

建築學界有一句話，說：「建築是文化的表徵」。其實，語言也是文化的表徵——怎樣的文化，就產生怎樣語言。文化優秀的族群，有豐富的語彙、精良的語言，好在他們複雜的社會中，互相表達、互相溝通。

族群與族群接觸，像旅遊、貿易、留學、出使、移民、侵略、通婚等，必然會選擇吸收他族群異文化的新奇事物、新式觀念，有時順便借用表達這種新事物、新觀念的語言，這就是學術上所謂借詞，俗稱「外來語」。無論動機是需要或是趕流行，一般都是弱勢族群向強勢族群吸收較多的異文化；無論形態是借音或是借義或是音義並借，也是弱勢族群向強勢族群借用較多的外來語。各族群用這些新事物、新觀念來給自己的文化、語言補血強身。

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族群的文化優秀得不必去吸收其他族群異樣文化的精髓，仍然能夠繼續保持優勢。所以自古以來，保持文化優秀的族群，語言必然是複雜不純，摻雜很多的外來語。純種語言的自閉族群，他們的文化、語言欠缺抗體，對外來文化無免疫力，擋不住外來文化的侵襲，早就敗血死亡。

世界強勢語言，像英語、日語等，在演進過程中一直吸收異文化、新語言，由起初 ê 貧乏到當今 ê 豐盛，現在都是混合了數成的外來語。本書裡面，編者不怕麻煩，根據韋氏大辭典等，將英語等的外來語源流程一一交代，是為了讓大家了解任何語言的成長都需要新血，堅定大家在台語中使用外來語的信心——咱們用外來語，不是咱們文化低

落(不過是弱勢)，只是咱boeh-koh吸收新文化，來壯大咱 ê 故有文化！

Chit幾十年來，台語受華語 ê 衝擊極大。目前，大部份 ê 台灣人講話中攏加減濫幾句 á 華語，che是強力推行華語、壓制台語 ê 後遺症。民視電視台將chit種濫摻華語 ê 走音台語叫做「自然語」。「自然語」是現代台語 ê 主流。

華語語彙極chē kah台語全款，但是腔調無全。對台語來講，華語也是外來語之一。不過「自然語」中 ê 華語大部份只是假包 ê 外來語。像「打官腔、跑龍套、穿幫、王八蛋、傻瓜(相機)、大哥大、立正、稍息、伏地挺身」等，chit款kah台語全然無全，koh極少人用台語發音 ê 華語音語彙，chiah算是正港 ê 外來語。

五十年以前，台語透過日語吸收外來語，chia=ê外來語極大部份攏口語化；五十年以來，台語透過華語吸收外來語，chia=ê外來語卻是因為錯誤 ê 語言政策，極大部份無口語化。像「酷、酷兒、駭客、拿鐵、提拉米蘇、艾美(獎)」等，對台語來講，只是華語等方音音譯 ê 書面漢字外來語。Chit種外來語，大多數 ê 台灣人在口頭台語上 m 知 boeh 按怎應付 chiah 好，往往是你問我我問伊，問無一个定論。會使得講：近代台語真少新 ê 口頭外來語。

欠缺近代口頭外來語，就是欠缺現代語彙，講話的充分表達話意，嚴重影響台灣文化 ê 發展。不得不，愛theh書面化 ê 漢字外來語來 thap 繩，讀書面漢字外來語來轉用做口頭語。用台語音講chit種用華語、粵語、吳語等音譯 ê 漢字外來語，成做一種必要 ê 罪過。

Ui本地kah外來 ê 各種印刷品中，會得蒐集著大量 ê 用華語、粵語、吳語等音譯 ê 漢字化外來語，chit種外來語 tī 本書佔了極大 ê 篇幅。因為漢字音調 ê 領域不夠闊，用漢字標注外來語，無法度精確，而且南腔北調，譯成極chē同源異型 ê 漢字外來語。Chit種譯詞

落(不過是弱勢)，只是咱們要再吸收新文化，來壯大咱們的故有文化！

這幾十年來，台語受華語的衝擊極大。目前，大部份的台灣人講話中都多多少少混雜幾句華語，這是強力推行華語、壓制台語的後遺症。民視電視台將這種混雜華語的走調台語叫做「自然語」。「自然語」是現代台語的主流。

華語語彙很多和台語一樣，但是腔調不同。對台語來說，華語也是外來語之一。不過「自然語」中的華語大部份只是虛假的外來語。像「打官腔、跑龍套、穿幫、王八蛋、傻瓜(相機)、大哥大、立正、稍息、伏地挺身」等，這種和台語截然不同，又極少人用台語發音的華語音語彙，才算是真正的外來語。

五十年以前，台語透過日語吸收外來語，這些外來語極大部份都口語化；五十年以來，台語透過華語吸收外來語，這些外來語卻是因為錯誤的語言政策，極大部份沒有口語化。像「酷、酷兒、駭客、拿鐵、提拉米蘇、艾美(獎)」等，對台語來說，只是華語等方音音譯的書面漢字外來語。這種外來語，大多數的台灣人在口頭台語上不知要怎麼應付才好，往往是你問我我問他，問不出一個定論。可以說：近代台語很少新的口頭外來語。

欠缺近代口頭外來語，就是欠缺現代語彙，講話不能充分表達話意，嚴重影響台灣文化的發展。不得不，必需拿書面化的漢字外來語來填縫，讀書面漢字外來語來轉用做口頭語。用台語音說這種用華語、粵語、吳語等音譯的漢字外來語，成為一種必要的罪過。

從本地和外來的各種印刷品中，可以蒐集到大量的用華語、粵語、吳語等音譯的漢字化外來語，這種外來語在本書佔了極大篇的幅。因為漢字音調的領域不夠闊，用漢字標注外來語，無法精確，而且南腔北調，譯成非常多同源異型的漢字外來語。這種譯詞

混亂 ê 情形，古早人 ka 牽拖講是「蕃語無正字」。用漢字音譯 ê 漢字化外來語，大多數容易形成二次翻譯 ê 外來語（詳見台中市台語文研究社通訊第二、三期文章『台語文外來語』），hō 聽者若鴨仔聽雷。

目前台文未興，往往 m̄ 是「我手寫我口」。難得罕罕幾篇台文有應用口頭外來語，mā 差不多攏是漢字化——音的準（雖然用台語音譯），使得 boeh 由印刷品中蒐集口頭外來語相當困難。日本時代學校教科書內面 ê 外來語，攏會得推定曾經是台灣口頭外來語，但是根據本書收錄原則——編者有聽著或是有人寫出來 ê 口頭外來語 chiah 收錄，父兄輩使用過 ê chit 部份外來語，若是受編者寡聞之累者，只好割愛。

口頭外來語愛聽著 chiah 有法度收錄（看著 ê 的準），che kah 其他國度 ê 人編寫外來語辭典 ê 情形大大無全，因難度也 khah-kōan。

本書收錄 ê 外來語，實用 ê 固然真 chē，無路用，只供參考 ê koh-khah chē。讀者會發現哪有 hiah-nih chē m̄-bat 聽過、m̄-bat 看過 ê 外來語。Che kah 咱多樣化 ê 社會有關係：社會上百樣人，行業無全，隔行如隔山；世代無全，代代有代溝；出身無全，異趣不相投。形成種種小集團，各集團有各集團 ê 慣用語、慣用術語、慣用外來語。圈內人用 ê 外來語，可能是圈外人 m̄-bat 聽過 ê，mā 可能是讀者 m̄-bat 聽過 ê。用人際關係做比喻：初出道 ê 時是「男女滿天下，熟似無幾人」；浪跡天涯了後，就雖然「知己無幾人」，至少 mā 「熟似滿天下」。所以請讀者免煩惱，只要 kā 本書多加利用，閱歷加深，自然會 hām 外來語真熟似，甚至成做知交。

台語 kah 閩南語雖然是同宗，但是自從政治關係中斷了後，tī 文化上成百年 ê 各自發展下，隨人吸收新知、創造新語。台灣屬海島文化，比較上 khah 有活力，khah 有包容性，tī 日本等族群 ê 影響下，台語中摻雜 chiah-chē chiah-chē ê 外來語，使得台語 kah 閩南語差異極大。會曉閩南語就 boeh tī

混亂的情形，古人藉口說是「蕃語無正字」。用漢字音譯的漢字化外來語，大多數容易形成二次翻譯的外來語（詳見台中市台灣語文研究社通訊第二、三期文章『台語文外來語』），使聽者不知所云。

目前台文未興，往往不是「我手寫我口」。難得極少幾篇台文有應用口頭外來語，也差不多都是漢字化——音不準（雖然用台語音譯），使得要由印刷品中蒐集口頭外來語相當困難。日本時代學校教科書裡面的外來語，都可以推定曾經是台灣口頭外來語，但是根據本書收錄原則——編者曾聽到或是有人寫出來的口頭外來語才收錄，父兄輩使用過的這部份外來語，若是受編者寡聞之累者，只好割愛。

口頭外來語要聽到才有辦法收錄（看到的不準確），這和其他國度的人編寫外來語辭典的情形大不相同，因難度也較高。

本書收錄的外來語，實用的固然很多，不實用，僅供參考的更多。讀者會發現怎麼有那麼多不曾聽過、不曾看過的外來語。這和咱們多樣化的社會有關：社會上百樣人，行業不同，隔行如隔山；世代不同，代代有代溝；出身不同，異趣不相投。形成種種小集團，各集團有各集團的慣用語、慣用術語、慣用外來語。圈內人用的外來語，可能是圈外人不曾聽過的，也可能是讀者不曾聽過的。用人際關係做比喻：初出道時是「男女滿天下，相識無幾人」；浪跡天涯之後，就雖然「知己無幾人」，至少也「相識滿天下」。所以請讀者不用煩惱，只要將本書多加利用，閱歷加深，自然會和外來語相當熟識，甚至成為知交。

台語和閩南語雖然是同宗，但是自從政治關係中斷以後，在文化上近百年的各自發展下，各自吸收新知、創造新語。台灣屬海島文化，比較上較有活力，較有包容性，在日本等族群的影響下，台語中摻雜這麼多這麼多的外來語，使得台語和閩南語差異極大。曉得閩南語就要在台灣無往不利，已經

台灣無往不利，已經是無可能 ê 代志。反倒返來講：中國偷渡客若熟練台灣外來語，來台灣免唱「荷萬」（註），mā 會得過關！

編寫本書，起初號名『台灣福佬音口頭外來語詞典』，用意是採風問俗，記錄台語中 ê 外來語成分。後來顧慮著漢字外來語 ê 書面、口頭界限含糊不清，chiah 兼收書面外來語，改做現在『台語音外來語辭典』chit 這個名稱。自西元 1986 年起開始工作以來，本 chiâ 們聽八方，目覽千冊，輕輕鬆鬆，快快樂樂，感覺若 leh 遠足，一點都無心理負擔。無疑悟烏卒仔必須食過河，涉入語文界，漸漸變做嚴肅 ê 題目，代志大條，感覺若 leh peh 大山，也著 phâi thiän-tō，也著 phâi 糜草，千辛萬苦。但是腳步已經跨出去 à，khan 按怎 mā boeh 堅持到底。自按呢，編者勉強扮演語文界 ê 「施老到/素人」。不過關公面前弄大刀，會心虛手軟。所以特別邀請語言學 ê 「邱老到/玄人」：編者 ê 雙生小弟——台灣大學教授張裕宏博士來 phék-koh，當做語文顧問，伊提供了真 ché 建議，指點了真 ché 迷津。經過十數年 ê 廢寢忘食：蒐集、標音、探源、注解、編排、khî-in、插圖、列印、校對，校長兼摃鐘，一切 li ái oai，總算可以付梓。

都也十外年 a，社會 leh 變，語言 mā leh 變。初期收錄 ê 日本式外來語，隨著老輩 ê 潛移，漸漸淡出社會，有真 ché 已經真罕得聽著 a。繼起 ê 華語式外來語，如日中天，將舊外來語照 kah 連影都 boeh 無去，使得少年人聽阿公、阿媽或是阿爸、阿母 ê 外來語，全然「五腳龍」（參看本書 G 部）。俗語 leh 講：「草姑掠蟬，黃鸝在後」，當今直接講美國英語音外來語 ê 風氣漸盛——尤其 tī 電腦、資訊界，而且有國民小學就 boeh 實施英語教學 ê 助力，美國英語音外來語正是外來語 ê 明日之星，有一日一定會取代大部份日語式或是華語式 chit 款二手貨 ê 台灣外來語。

編者自己認為本書風格 khah 親像日本樸垣實編 ê 『外來語詞典』——有收集外來

是不可能的事。反過來說：中國偷渡客若熟練台灣外來語，來台灣不必唱「荷萬」（註），也可以過關！

編寫本書，起初命名『台灣福佬音口頭外來語詞典』，用意是採風問俗，記錄台語中的外來語成分。後來顧慮到漢字外來語的書面、口頭界限含糊不清，才兼收書面外來語，改為現在『台語音外來語辭典』這個名稱。自西元 1986 年起開始工作以來，原先耳聽八方，目覽千冊，輕輕鬆鬆，快快樂樂，感覺像在遠足，一點都無心理負擔。沒想到必須跨越領域，涉入語文界，漸漸變成嚴肅的題目，事態嚴重，感覺好像在登高山，又要背帳篷，又要背糧草，千辛萬苦。但是腳步已經跨出去了，再怎樣也要堅持到底。自此，編者勉強扮演語文界的「素人/業餘者」。不過班門弄斧，總會心虛手軟。所以特別邀請語言學的「玄人/專家」：編者的學生弟——台灣大學教授張裕宏博士來當靠山，他提供了許多建議，指點了許多迷津。經過十數年的廢寢忘食：蒐集、標音、探源、注解、編排、鍵入、插圖、列印、校對，校長兼工友，一切自己動手，總算可以付梓。

都十多年了，社會在變，語言也在變。初期收錄的日本式外來語，隨著老輩的凋零，漸漸淡出社會，有很多已經難得聽到了。繼起的華語式外來語，如日中天，將舊外來語照得連影子都快沒了，使得年輕人聽爺爺、奶奶或是爸爸、媽媽的外來語，全然「莫宰羊」。俗語說：「螳螂捕蟬，黃鸝在後」，當今直接講美國英語音外來語的風氣漸盛——尤其在電腦、資訊界，而且有國小民學就要實施英語教學的助力，美國英語音外來語正是外來語的明日之星，有一天一定會取代大部份日語式或是華語式這種二手貨的台灣外來語。

編者自己認為本書風格較親，像日本樸垣實編的『外來語詞典』——有收集外來語的俚俗音，較能反映民俗。而本書插圖用一

語è俚俗音、kah會得反映民俗。lah，本書插圖用一尊日本時代è圖片，加減可以反映外來語引進è時代。

本書經過數次è整體校勘kah無數次è局部校勘，自知錯誤仍然真chē。同時，遺珠mā真chē。無周至è所在難免。請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指正。

感謝諸位提供協助、建議、解惑è親友。因為個，hō本書koh-kah完善。

註：簡萬是華語歌『當我們同在一起』起頭兩音è台語諺音。台灣人差不多都會曉唱chitt條歌。電視廣告中偷渡客ka海防人員講伊ma會曉唱簡萬，想boeh偽裝做台灣人。

西元2002年記於台中

PS.本書原先以PE2電腦軟體完稿，後經多方建議變換字體，所以將原資料轉換做Microsoft Word系統，白話字原則上使用HOTSYS®-HAKSYS®輸入。感謝舍妹舜華挺身協助轉換kah克服亂碼è辛苦工作，以及團婧林彥良è電腦操作技術支援，有in tau腳手，本書chiah有法度用兩年時間重新完稿。

西元2004年3月又記

些日本時代的圖片，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外來語引進的時代。

本書經過數次的整體校勘和無數次的局部校勘，自知錯誤仍然很多。同時，遺珠也很多。不周到的地方難免。請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指正。

感謝諸位提供協助、建議、解惑的親友。因為他們，使本書更完善。

註：簡萬是華語歌『當我們同在一起』起頭兩音的台語諺音。台灣人差不多都會曉唱這首歌。電視廣告中偷渡客告訴海防人員說他會唱簡萬，想要偽裝成台灣人。

西元2002年記於台中

PS.本書原先以PE2電腦軟體完稿，後經多方建議變換字體，所以將原資料轉換為Microsoft Word系統，白話字原則上使用HOTSYS®-HAKSYS®輸入。感謝舍妹舜華挺身協助轉換及克服亂碼的辛苦工作，以及女婿林彥良的電腦操作技術支援，有他們幫忙，本書纔有辦法用兩年時間重新完稿。

西元2004年3月又記